

中铁二十局工会

我和我的祖国

全省职工散文大赛征文选登

王小我的家国情怀

□杨广虎

多年不联系了,王小我突然给我村里的群发微信,腊月二十八要在村里举办结婚仪式,唱秦腔、演皮影,不收礼、管吃喝,要求我必须参加。母亲也从村里捎话,王小我的婚礼我一定要回来。

这个王小我,三十出头了,按照辈分,我还要叫他“爷”呢!听说这些年在海外发展得不错,怎么想起来回家结婚了。当年他大(父亲)因为得了肝癌,在死之前省吃俭用、东拼西凑,家里出了大彩礼给他在邻村找了一个姑娘,急着抱孙子,他无论如何不答应,说什么“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要流氓”,他要等自己最爱的女人,等不到就一辈子就不结婚。顶不住家里逼婚,初中没毕业就从家里跑了,去外面闯荡世界。学过厨师、干过水工,卖过水果、摆过地摊,一直折腾,反正没安生过。埋他大的时候,他没回来,父亲死不瞑目,母亲痛哭连天,王小我在村里落了个不肖子孙的骂名。

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月里,村里人都回家团聚,也是结婚的好日子。

王小我的婚礼我一定要参加。“孙子”参加“爷”的婚礼,是必须的。虽然他年龄小,骨头可老呢!过去在村里见面还要叫“爷”呢,这些年,没了陈规戒律,见面打个招呼就行。

没有想到,这次王小我找了一个金发女郎。村里的暴发户,靠房地产发财的大

富翁马富贵告诉我:“这个王小我比我强,给咱村争光了,找了一个洋妞,别看我有钱,也只剩下钱了,不如人家!这碎怂厉害很,这次在家里结婚,有光宗耀祖、衣锦还乡的意思,给村里六十岁的老人每人还发了一千元红包,他妈的腰杆我也挺直了!”族里的老人,也不讲过去的事了,都握着王小我的手,直说这娃有出息,欢迎回家。

王小我的婚礼由村长主持。黑黝黝、个子中等的他穿着中式对襟唐装和漂亮活泼、穿着洁白婚纱的金发美女挽着手,在《婚礼进行曲》的伴奏下,缓步走入村里的道德礼堂。村长宣布婚礼进行前,按照王小我的意思,要举行升国旗仪式,国歌完后,一对新人要唱一首歌。雄浑的国歌响起,国旗冉冉升起,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行注目礼,庄严肃穆。自从村里的小学被撤并后,再也没有见过这样庄重的场面了。

王小我和妻子用汉语合唱了一首《红旗飘飘》,迎来了村民们不绝的掌声。沉寂的黄土高原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样的歌声了。

王小我向村里人深深鞠了一躬,然后告诉大家:“这些年,我一直在外漂泊,感谢村里老少爷们、叔叔阿姨对我老娘的关心照顾。今天我之所以把婚礼放在村里举行,是因为在我心里,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记

着这个村庄。尽管这个小村庄不显眼,在地图上找不见,可它是我的根,我的魂!”

“我媳妇叫林娜,意大利人,是一个好姑娘。过去我们祖先从长安带着瓷器到罗马换取丝绸,现在我沿着这条丝绸之路,在罗马开起了陕西面馆,专卖手工凉皮臊子面。咱人实在,小麦是咱村周边人种的,醋是咱们手工酿造的,辣子都是空运到意大利的。林娜爱吃辣子爱吃面,她上大学的时候就常来我店,所以,自然而然,吃出了感情。”王小我继续深情地说。

“世界是和平的,但有些地方也不安宁。这些年,我们在海外生活也不容易,但无时无刻,都能感受到了国家的强大和祖国的温暖,大家可能都看过电影《战狼》,中国帮助我们以及其他多国公民撤离了许多是非之地。每当我看到五星红旗,我就想起祖国,我的村子。家,不能忘;国,我们更不能忘。”王小我说完,泪流满面。

忘记告诉大家了。王小我,原名王大伟,按照他父亲的想法,找了村里的风水先生起个“大伟”的名字,就要当一个“伟大的人物”光宗耀祖。后来,王大伟自己把名字悄悄改成了王小我,他说,走得路多了,眼界宽了,看得世界也大了,越来越觉得自己渺小了。“没有国哪有家,没有家哪有我”,没有强的国哪有富的家,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。“王小我”这个名字挺适合自己的。

我的老家在陕西关中平原,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,在区里一个事业单位工作。每次回老家,童年的小伙伴们几乎都会提起一个名字,而后便会感慨万千,这个人吴丹,村里从小一起读书的同学。吴丹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农村家庭里,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一幕是:一个头发卷着,满脸汗水开着一辆农用拖拉机拉砖头的男人,在装满砖头的车厢里,头上顶着手帕,脸庞被晒得通红的女人随着砖块缓慢摇摆,这便是她的父母。吴丹每次都背着用布块拼起的书包去学校,一直品学兼优,印象最深的是高中那年,她取得了全年级第一的好成绩,站在全校师生面前小声宣读自己的学习体会,后来,她一直保持着优秀的成绩,1999年考上了西安某重点大学,最后应聘到石家庄某研究所,听说今天已经在北京定居,用安居乐业形容她的生活应该最为恰当。

感恩时代,公平公正,给很多像吴丹一样努力拼搏的农家子弟第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,时代告诉你,只要你努力学习,即使你是名保安依旧可以成为一名研究生。我上高二那年,应该是在1997年,班上一位男同学辍学了,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面,直到2017年春节我们同学聚会,时隔20年,我们再见

面时,除去岁月的痕迹,他脸庞黝黑发亮,神采奕奕,开着一辆宝马,给我们带着他种植的蔬菜,微笑着告诉我们,辍学那年正好赶上西部大开发,他就开始承包农田种植蔬菜。之后,党的政策越来越好,对农村的扶持政策也越来越好,他的腰包自然鼓了起来。今天,他已经种植了五百亩蔬菜,种植的有机蔬菜也已经进驻上海超市……

感恩时代,给予每个人追求幸福平等生活的权利,即使你错过了学业,只要你辛勤付出,努力奋斗,依然会幸福。

讲完别人的故事,该讲我的故事了,我1998年12月入伍,2011年4月转业,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,祖国和人民并没有忘记我,为我们的就业开启了绿灯,通过区委政府的安置性考试,2012年我们一同参军入伍又一同转业的30多名战友,全都在事业单位上班。现在,我们都在城区安家,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。

感恩时代,没有忘记最可爱的人,给予每一位退役军人荣誉和一次生活的机会,祖国的博大胸怀足以让我们感动。

感恩时代的事还很多,我想自豪地说,能生活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幸运的,也是幸福的。以后,我们会更加幸福。

感恩时代

□吴立

笔走龙蛇

我在生活中,往往遇到一个最难缠的对手,就是烦恼。

它有时是明的,有时是暗的,有时又是不明不暗的,让你难言,让你沉默,让你痛苦。

它和你较量的历程是无序的。有的短暂,有的漫长,有的则忽隐忽现。让你恨气,让你焦虑,让你厌食甚或彻夜不寐。它和你纠缠的时间,不分青红皂白,有时是破晓,有时是午间,有时是深夜正在熟睡的时刻。

让你恼怒,让你伤心,让你无可奈何。

它是无情的,残酷的,恶毒的。它变着法儿折磨你,欺负你,困扰你。

在我遭难的年代,它肆无忌惮地诬陷我、刁难我,使我有苦难言。

在我病痛的日子里,它雪上加霜,招来诸多有名无名的不悦,使我欲哭无泪。在我不顺的境遇中,它穷凶极恶、张牙舞爪,要吃人似的,使我有口不能言说。

它是魔鬼。既鬼又魔,由于它的肆虐、袭击、毒害,竟毁掉了人间不少伟大的生命。

徐迟,人人皆知的著名诗人、作家、学者。因为烦恼于顽疾,在医院坠楼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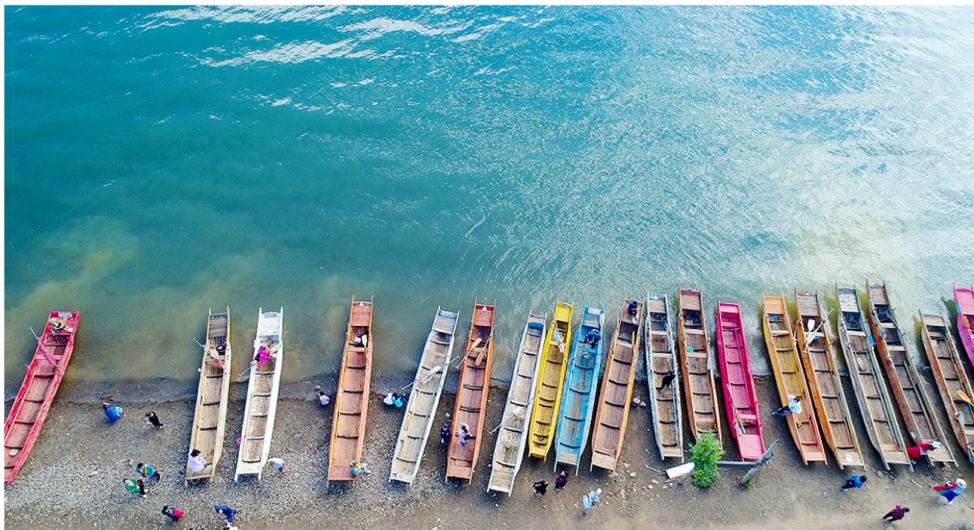
三毛,大家都喜欢的作家、旅行家。因为思念逝世的爱人荷西,烦恼久久,以三尺白绫结束自己于医院的浴缸中。

张爱玲,几乎无人不晓的五女作家,著作等身。老年多病,无儿无女,婚姻变故,烦恼使她在公寓孤身命终。

黛玉,《红楼梦》世界里的美女。因为爱情的不可逆,烦恼侵心,忧郁缠身,孤单单吐血离去,是时,宝玉并未随之。

烦恼是时刻都想走进我们生活的破坏者和离间者。小心!警惕!省悟!在这丰富多彩的世界,烦恼不会入睡,它要钻一切空子,上门造访。

对付烦恼的办法,不能三心二意,不能犹豫不决,不能优柔寡断,更不能温良恭俭让,只能迎头痛击。借用伟人的一句话就是,“慈悲不慈悲是上帝的事情,我们的事情,是送他去见上帝。”



泸沽湖

玉军 摄

游大兴山

□高天成

呼朋聚友野岭间,

深山稀处觅人烟。

拈花惹草且为乐,

一声长啸数重山。

一支旧口琴

□徐志刚

暑假,晚饭后的街坊邻居、大人小孩都会不分彼此地聚集在空地上纳凉。这天,我像往常一样刚刚在房前的树下坐定,忽然,我家右侧一块空地上传来一阵阵美妙且欢快的琴声,我寻着琴声过去,只见我家东边一个新搬来的叔叔坐在自家门前,拿个闪着银白色光芒的小长盒在吹,叔叔的旁边,有一位漂亮的白衣阿姨坐在那儿伴着琴声在轻轻歌唱……

我被这天籁般美妙的琴声和歌声陶醉了,不知过了多久,我大胆问这位陌生的邻居叔叔:“你吹的这是啥?”叔叔说:“是口琴。”说完他又吹了起来,我静静地坐在他身边听边看……一直到院子里没了纳凉的人,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至此以后,每天我都会早早做完作业,竖着耳朵等着琴声响起,听叔叔吹口琴成了我每天傍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渐渐和叔叔熟

了,他见我这么喜欢口琴就答应教我,前提是我必须得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琴。得到了叔叔的承诺,求父母买口琴便成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。

在那个年头,一碗肉臊子面才八九分钱,让一个工人家庭,有着三个孩子三个大人吃饭的三代六口之家,为一个孩子花三块钱去买一个既不能吃又不能穿,也不能用来帮助学习和家用的口琴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一开始,父亲听了我的想法也就是一笑,根本就没当回事。再后来就是严词拒绝,告诉我没有可能。眼看买琴无望,灰心之下我竟然不思饮食、无精打采,像是得了大病。这下可把最疼我的奶奶急坏了,奶奶逼着父亲给我买口琴。父亲无奈之下只好给我买了这支口琴。

口琴是买来了,学吹口琴并不太容

易。叔叔教我找音把位,把嘴唇磨破了,学识简谱也很费劲。好在决心大干劲足不怕苦,再加之天生乐感不错,经过一段时间“灌耳音”,我竟然很快就学会了吹口琴——凡是听过且熟悉的曲子只要会哼哼就能吹出来。这下好了,每到傍晚,我都会坐在父母身边求他们教我唱歌,父母肚子里的歌教完了,就找街坊邻居叔叔阿姨们学。

那时是“文革”期间,有好多歌曲不能公开唱,私下里父母和街坊邻居就悄悄给我唱。就这样,在那个可怕的时代,这支口琴给我和我的家人、街坊邻居带来了无尽欢乐,口琴也成了我的心爱之物,并一直伴随着我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,直到工作结婚。在这期间,在无数个日夜,每当我遇到挫折,生活遇到困难无法排遣,无人诉说,寂寞、孤独、伤心、失意的时候,我一个人用口琴吹出自己心里的旋律,就会得到莫大安慰。

随着我这些年进城买房有了家,生活变得安逸了,这支曾经与我生活密不可分的心爱之物也被我冷落和淡忘了,今天,我甚至差一点丢弃。望着我曾经的挚爱,我不禁想问自己,在这越来越安逸的生活中,我还丢弃过什么我本不该丢弃的东西……

都送给了街坊邻居。打这往后,每年邻居都会吃到母亲送去的桃,到后来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习惯。

当桐树长得脸盆粗时的那年春天,地埂上的那棵桐树花正开得嫣红,矿上来了六七个人,二话不说,很快就把桐树伐倒了。母亲上前理论,这是我家种的树,你们为何要伐?来人说,凡是属于矿上的地方,种植的树木一律归矿上所有。母亲无奈地看着他们把伐倒的树用架子车拉走。架子车走了,房后只留下一堆树的枝杈和两条深深的辙。我抬头看着蓝天,没有一丝云,但我已经感受到了夏天太阳的炽热。树下的凉荫已不复存在,孩子们无法再在树下听大人讲鬼怪的故事……没有了桐树,似乎生活中缺少了很多鲜活的东西。即便是补种上几棵桐树,也无法弥补在生长的这些年所耽误的光阴。

后来我才知道,父亲当初栽种树苗的时候,是希望树木长大成材后能制作两个桐木箱子。当看到仅剩下一棵桐树的时候,父亲心中做箱子的念头便没有了。只有这棵桐树的阴凉才能把街坊四邻簇拥在一起,邻里之情才能更牢固。

桃树一直在地埂上长着,每年都会结出新鲜的桃子,味道不错,很甜,但这种甜蜜的味道始终抵不过邻里间的情感。

两棵桐树

□阎保成

番茄苗,点种两行豆角、两行黄瓜,剩下的就撒一些青菜种子。为了多种一些蔬菜品种,只能选择套种。

打这往后,这片地就成了我们家的菜篮子。

父亲种下的五棵泡桐树,没过多久全都发出了毛茸茸的嫩叶,这些嫩叶长到夏天的时候都会长得很大。叶子太大,就会吸引孩子们贪婪的眼球。他们时常会拿了用铁丝制作的钩子,把宽大的桐树叶钩扯下来,然后放在头上遮挡炽热的阳光。等父亲从后窗户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,他们如同一群受了惊吓的麻雀,很快就消失了,房后又重新得到安宁,只有不知疲惫的知了在午后的树林里唱着夏天的歌……

有一年,菜地的地埂上竟然神奇地长出一棵娇嫩的桃树。父亲说是野桃树,结的桃子不会大,没啥用,不如挖了,省得长大后遮挡菜地的阳光,影响蔬菜生长。弟弟说啥也不愿意挖掉这棵桃树,蹲在那里用双臂护着。无奈之下,父亲只好依了他。

“爸,啥时候能结桃?”弟弟问。

“早着呢!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吗?桃三、杏四、梨五年。这棵桃树苗现在太小,要等三年后才能开花。”父亲说。

“等我上了五年级就可以吃它结的桃子了。没事,让它慢慢长吧……”

第二年春天,五棵泡桐树只有一棵发出了新叶,其它几棵全部死了。父亲一时半会找不出原因,就问当地老农。因树苗太幼小,很难抵抗冬天的寒冷,树长大点就不怕冻了。第二年入冬前,父亲就给这棵桃树苗穿上了防寒的衣服,其实就是用草绳把树身全部缠绕起来。

桐树一旦成活,长得很快,四年后已经有碗口般粗了。父亲用手抚摸着泛着灰褐色光滑的树身说:“再长几年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”

正像父亲说的那样,第三年的春天,桃树上果真开了十几朵粉红色的花。弟弟高兴地跟母亲说,今年就可以吃到桃了。弟弟下午放学回家,摞下书包就去房后看他的桃

送烦恼见上帝

□李沙铃